



YZLI 0890083087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夜色温柔

[美] F.S.菲茨杰拉德 著 主万叶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NIGHT

夜色温柔

[美] F.S. 菲茨杰拉德 著 主万叶尊 译



YZLI 0890083087

人民文学出版社

F. S. Fitzgerald
TENDER IS THE N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色温柔/(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
著;主万,叶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8193-6

I. ①夜… II. ①菲… ②主… ③叶…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442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姚翠丽
封面设计: Jason Pym

夜色温柔

[美]F. S. 菲茨杰拉德 著
主万 叶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9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8193-6

定价 32.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回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我已经和你在一起！夜色如此温柔，
……而这里却没有什麼光亮，
除了一线天光被习习微风吹过
幽暗的绿荫和苔藓斑驳的曲径。

——《夜莺颂》^①

^① 作者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1795—1821)，所引诗句见《夜莺颂》第四节。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141
第三卷	297
关于信仰的自白	吴建国

第一卷

第一章

在法国里维埃拉风光旖旎的海岸上，大约位于马赛^①到意大利边境的中途，有一家高大堂皇的玫瑰色的旅馆。好几棵神态谦恭的棕榈树为旅馆正面那绯红色的墙面遮阳送凉。旅馆前面，延伸出一小片耀眼的海滩。近来，这里已经成为名流显要和时髦人士的避暑胜地。十年以前，当那些英国客人在四月里到北方去以后，这里就变得几乎无人居住。如今，旅馆近旁却密密匝匝地出现许多带凉台的平房，不过，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周围还只有十多幢古老的别墅，它们那破损的圆屋顶看去好似戈斯的外国游客旅馆与五英里外的戛纳^②之间茂密的松树林中的睡莲。

旅馆门前的海滩宛如一块鲜亮的棕黄色的跪毯^③，与旅馆浑然一体。清晨，远处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和浅黄色的古老城堡以及与意大利交界处那紫红色的阿尔卑斯山都倒映在水中，在清澈的浅水区，随着海草所掀起的一圈圈涟漪颤动。时间还不到八点，一个穿着蓝色浴衣的男子来到海滩，先把冰凉的海水往自己身上泼洒，一边呼噜呼噜大声呼吸，随后下水扑腾了一会儿。等他离开以后，沙滩与海湾静寂了一个小时。商船在天边缓缓向西行驶，餐厅杂役在旅馆的院子里大声叫喊，松

① 马赛，法国东南部海港城市，为法国第二大城市。

② 戛纳，法国东南部海港城市。

③ 指穆斯林祈祷时所用的跪毯。

树上的露水也渐渐干了。又过了一个小时，从那条沿着当年摩尔人^①居住的低矮的山峦蜿蜒曲折的公路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那个地方正好把法国的沿海地区同真正的普罗旺斯^②地区分隔开来。

在离海一英里的地方，落满灰尘的杨树取代了松树，那儿有一个孤零零的小火车站。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折篷汽车载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来到戈斯旅馆。母亲脸上仍有往日的风韵，但这种风韵不久就会被断续错综的青筋侵蚀。她的神态安详而敏锐，显得相当可爱。然而，人们的目光很快就会转向她的女儿，她那粉红色的手掌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她的脸蛋闪现出娇艳迷人的光彩，看去就像小孩子在晚上洗过冷水澡后泛起的那种令人心动的红晕。她那漂亮开阔的脑门逐渐向上倾斜，直至发际，在那儿，从她那有如一块绘有纹章的盾牌的头发中，蓬蓬松松地出现了不少个金黄与淡褐色的波浪形的拳曲的发卷。她的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清澈明亮，闪闪发光。她的脸蛋天然红润，那是从她跳动得很有力的年轻的心房中喷涌而出的血色。她的体态微妙地徘徊在儿童时代的最后边缘——她就要满十八岁了，几乎完全成人，但她身上仍然透出一股天真稚嫩的气息。

大海和天空形成一根细长、炽热的线条，出现在她们脚下。这时母亲说道：

“有种感觉让我觉得，我们不会喜欢这个地方。”

“反正我也想回家了，”姑娘答道。

她们俩快活、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却又对这种闲聊感到厌倦——其实，任何话题都无法提起她们的兴致。她们倒并不是非得刺激一下疲惫

①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公元八世纪成为伊斯兰教徒，进入并统治西班牙，一度侵入法国境内。

② 普罗旺斯，法国古省名，范围西起罗纳河，东至瓦尔河，南至地中海。

的神经来使自己兴奋,但却抱着理应享受假期的获奖学童的那种迫切心情想要振起精神。

“我们在这儿住三天就回家。我马上去发个电报预订船票。”

在旅馆,姑娘像在背书似的,用一口相当平板的地道语调的法语订了房间。当她们在底层安顿下来以后,她走到从落地窗透进来的那片亮光当中,又往外走了几步,来到外边那道打旅馆的一头直达另一头的石头走廊上。她走起路来臀部绷紧,腰背挺直,样子像个芭蕾舞演员。户外强烈的阳光紧紧抓住她投下的影子,她退了回来——光线太强,照得人都几乎睁不开眼睛。五十码外,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在骄阳的照射下正在逐渐变浅;栏杆下面,停在旅馆车道上的一辆破旧的别克牌汽车正受到阳光的炙烤。

确实,整个这片地方,只有海滩上还有点儿生气。三个英国保姆坐在那儿编织着过时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毛衣和短袜,这种式样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相当风行。她们一边编织毛衣和短袜,一边闲扯,样子好像是在念咒语。离海较近的地方,十多个人在几把条纹遮阳伞下安顿下来,他们的十几个孩子有的在浅滩上追逐见人不怕的鱼,有的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身上抹了椰子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罗丝玛丽来到海滩上,有个十二岁的男孩从她身边跑过,欢快地喊叫着一头扎进海水。她感到面对着她的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上灼灼逼人的目光,也就脱去浴衣跟着跳到水里。她脸朝下游了几码,发现水还很浅,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像拖着重物似的拖着两条纤细的腿,顶着海水的阻力费劲地向前蹚着。当海水快要漫到胸口的时候,她回头朝岸上瞥了一眼,只见有个穿着紧身裤、戴着单片眼镜的秃顶男人,挺着毛茸茸的胸脯——难看的肚脐眼缩着——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罗丝玛丽也盯着他看,那个人摘下眼镜,随手往身上那丛滑稽的胸毛中一塞,接着举起手里

的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

罗丝玛丽把脸贴着水面，展开四肢用自由泳的姿势扑腾着朝木筏游去。海水朝她涌来，把她从炎热的空气中轻轻地往下拉着，渗进她的头发，淹着她身体的各个部位。她在水里转着圈儿，拥抱着海水，不断上下翻滚。等她游到木筏跟前时，她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这时一个牙齿雪白、皮肤晒得黝黑的女人正低头看着她。罗丝玛丽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有多白皙，便连忙翻转身子，仰面朝天向岸边漂去，她从水里爬上岸的时候，那个手里拿着瓶子、满身是毛的男人对她说道：

“听我说，那个木筏后面有鲨鱼。”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不过他说话时带着慢吞吞拖腔的牛津口音。“昨天在儒安湾^①鲨鱼吞食了两名舰队的英国水兵。”

“天哪！”罗丝玛丽惊叫起来。

“是舰队丢弃的垃圾把它们引来的。”

他目光呆滞，似乎表明只是为提醒她才这么说的。他扭扭捏捏地走了几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罗丝玛丽感到人们的注意力稍稍转移到了她的身上。她有点儿害臊，但并没感到不快，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显然，每一家人都占据了各自遮阳伞前面的那条狭长的沙地，而且这一家和那一家之间还彼此来往，大声交谈——呈现出一种集居群体的气氛，贸然闯进去会显得放肆无礼。再往前面一点，在布满鹅卵石和干枯的海草的沙滩上，有一群肤色同她一样白皙的人呆在那儿。他们并没有撑起大遮阳伞，而是躺在小巧的手柄阳伞下面，显然不大像是当地人。罗丝玛丽在皮肤黝

^① 儒安湾，位于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的市镇瓦洛里斯近旁，是著名的海水浴疗养地。

黑和皮肤白皙的两群人之间找了个地方，把浴衣铺在沙地上。

她这么躺着，先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接着感到他们的脚在她身旁移动，他们的身影从阳光和她之间掠过。一条好奇的小狗呼出的热气喷到她的脖子上，让她神经紧张。她感到皮肤变得滚烫滚烫，还听到渐渐退去的海浪发出低微而疲乏的哗哗声。眼下，她已经能辨别出不同的人的说话声，她听到有个被轻蔑地称为“那个北方小子”的人前一天晚上在戛纳绑架了咖啡馆的一个侍者，想要把他锯成两段。叙述这件事的是一个穿着宽松晚礼服的白头发的女人，那件礼服显然是头天晚上穿上身的，因为她头上仍然戴着冕状头饰，肩头还残留着一朵枯萎的兰花。罗丝玛丽对她和她的同伴隐隐地有些厌烦，便转过身去。

在另一边，最靠近她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她躺在一把遮阳伞底下，正从摊在沙地上的一本书中开列一份清单。她的游泳衣松松垮垮，把肩膀和背脊露了出来。她那健康的橘红色的皮肤，配上一串奶油色的珍珠项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那张美丽的脸上露出严厉而又可怜的神气。她的目光与罗丝玛丽的目光相遇，但却并没有注意到罗丝玛丽。她旁边是个头戴轻便鸭舌帽、身穿红条紧身衣的漂亮男子。再旁边是罗丝玛丽见过的那个在木筏上的女人，她回过头来看见了罗丝玛丽。再过去是个长脸的金发蓬松的男子，他穿着蓝色紧身衣，没戴帽子，正非常严肃地在跟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衣，明白无误的拉丁小伙子说话，他们俩一边说话一边不断拉扯着沙地上一小簇一小簇的海草。罗丝玛丽认为他们大都是美国人，但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又使他们不像她最近结识的那些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那个戴轻便鸭舌帽的男子正在为这个小团体无声地表演。他一本正经地摆弄着手里的把子，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在清除沙砾，但却逐渐表现出某种莫测高深的滑稽样儿，而脸上仍然一本正经。他表演中最细小的动作都叫人乐不可支，最后，不管他说什么，都

引起一阵大笑。即使那些像罗丝玛丽那样离得太远、无法听清他的话语的人，也都纷纷把注意力转向这边。后来，整个海滩上唯一没有受到这场欢闹影响的只有那个戴着一串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子，也许出于稳重自制，在听到每一阵笑声后，她只把身子更凑近眼前的那份清单。

那个戴着单片眼镜、手里拿着瓶子的男人忽然出其不意地在罗丝玛丽的上方出现，说道：

“你是个游泳好手。”

她表示异议。

“真的很棒。我叫坎皮恩。这儿有位女士说她上星期在索伦托^①见过你，知道你是谁，很想跟你认识一下。”

罗丝玛丽压住心头的不快，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那些皮肤还没有被晒黑的人正等着她过去。她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朝他们走去。

“这是艾布拉姆斯太太，这是麦基斯科太太和麦基斯科先生，这是邓弗莱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谁，”穿晚礼服的那个女人大声说，“你是罗丝玛丽·霍伊特，我在索伦托认出了你，还向旅馆的接待员打听过你的情况，我们都认为你真的是不同凡响，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去再拍一部精彩的影片。”

他们做了个多余的为她腾出空地方的动作。那个认出罗丝玛丽来的女人尽管有个犹太人的姓氏，却并不是犹太人。她是那种上了年岁“性格爽朗”的人，并不受到阅历的影响，很容易同新一代人打成一片。

“我们想提醒你注意，不要头一天就晒伤了皮肤，”她快活地接着说，“因为你的皮肤十分重要，不过，在这片海滩上似乎有不少讨厌的礼节。”

^① 索伦托，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以教堂和古迹著称。

因此我们不知道你是否介意。”

第二章

“我们以为你也许在情节当中，”麦基斯科太太说。她是个目光尖刻、年轻漂亮的女人，具有一种令人沮丧的激情。“我们不知道谁在情节当中，谁不在。我丈夫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子原来是个主要人物，实际上就是个男主角的下手。”

“情节？”罗丝玛丽不大明白地问道，“有什么情节吗？”

“亲爱的，我们可不知道，”艾布拉姆斯太太一边说一边身子颤动地发出胖女人的那种格格的笑声，“我们不在情节里面，我们是观众。”

邓弗莱先生是个长着亚麻色头发、有点娘娘腔的年轻人，他开口说：“艾布拉姆斯妈妈本身就是一个情节。”这时，坎皮恩对他晃了晃眼镜，说：“哎，罗亚尔，别瞎扯了。”罗丝玛丽心神不安地看着他们，懊悔她的母亲没有和她一块儿前来。她不喜欢这些人，特别在把他们与海滩另一头的那些引起她的兴趣的人比较以后，更是如此。她母亲的端庄而深厚的社交天赋会坚决迅速地使她们摆脱这种不愉快的境况，可是罗丝玛丽出名才六个月，而且她少女时期养成的法国气派和后来学到的美国民主作风有时混杂在一起，使她陷入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

麦基斯科先生是个骨瘦如柴的三十岁的男子，脸上满是雀斑和红点，他并不觉得“情节”这个话题怎么有趣。他先前一直凝视着大海，这时，他扫了妻子一眼，转身对着罗丝玛丽，咄咄逼人地问道：

“到这儿很久了吗？”